

不涉於身死生無變於已其意皆在言外
要人深思而自得之所以為妙不似今之
作文一開口便說主意又或立作柱于皆
下乘也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一終

虛字集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八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二

靜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內篇人間世第四

夫道非絕俗也德非避世也夷明養晦和
光同塵世出世法莫不繇此夫至人無為
而無不為尚矣聖人則為之而無以為故
以仲尼伯玉為之折衷篇內集虛養中正
身和心大為立言之肯綮至於積伐才美
以犯人怒又處世之所最忌者篇終反喻
不美不才乃無用之大用此老平生受用
得力處全在於此然亦何莫而非至人無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一

已中得
來耶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
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去獨輕用其國
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
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聲國去
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
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
音扶下同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

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
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
知夫德之所蕩而知音智之所為出乎哉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反乙八也知
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
德厚信江音未達人氣名聞音不爭未達人
心而疆聲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
是以人惡去聲有其美也命之曰蓄同灾人蓄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二

人者人必反蓄之若殆為人蓄夫且苟為悅
賢而惡不肖惡音用而求有以異若惟無詔
王公必將乘人而闢其捷而目將熒反戶扇之
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
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衛君蒯聵也行獨言獨行其知不恤眾議
也輕用民死以國量乎澤若蕉言量其國
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蘊崇相積也
蕉草芥也民其無如言無所之也治國去

之亂國就之去之即丘不與易之意就之
往而救之也思其則思所以處之之法也
庶幾其國有瘳乎瘳治而愈也若殆往而
刑言汝殆幾於往而就戮耳殆危也猶俗
所謂險此兒受戮也夫古之君子安其身
而後動險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故
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存者存心也
則雜難則多而後存諸人存者存心也
者自救不暇何暇擾擾則憂道雜而心憂
哉且汝知夫德何暇暴白他人之行以救
哉以名相軋者名勝而實亡以知相軋者
知角而爭出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
也者相軋者出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
器非所以盡君子保身處世之器也二者凶
厚而信江音未達人氣名聞音不爭未達人
達人氣者即察言觀色之意名聞不爭者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三

貴乎達人之心言人雖不與我爭未必心
悅而誠服若言不達人氣不識人心而疆以
仁義繩墨之言術暴白於人之前則人將
惡汝謂汝之有術其美也者自見自是之
意蓋必可害於我素心加敬誠服然後吾
之言說可於彼為不然而故命之曰蓄人蓄人
之惡而貽害於彼者不殺於為之曰蓄人蓄人
者人必反蓄之若殆為人蓄夫且苟為悅
衛君蒯聵也行獨言獨行其知不恤眾議
也輕用民死以國量乎澤若蕉言量其國
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蘊崇相積也
蕉草芥也民其無如言無所之也治國去

而已名曰益多始來成順如此後來愈益
無窮不知所止矣故曰始順無窮夫君子
之於君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誦已也
若始以不信厚言則交淺言深必死於暴
人之前矣所謂始
往而刑耳者以此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音紂殺王子比干是皆
脩其身以下偃反紂南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

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反子禮之是好去聲名
者也晉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音國為

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夏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四

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
之所不能勝音也而況若乎

又自上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濟下意來昔
者桀殺龍逢紂殺比干彼何為者也是皆
備其身而下偃撫人上之民夫上不愛民
而我反愛之是拂上也惟其拂上故君得
因其好脩而擠之曰是好名者也名也者
相軋者也爭之所不免也昔者堯攻叢枝
胥敖禹攻有扈國為丘墟此為厲鬼其用
兵不止者其求實無已也求實謂求其有
拂上之情實夫有為善之名與拂上之實
者雖聖人猶不能堪而況若非聖人而可
以求其名若不能遇聖人而可以有其實乎

南華真經副墨

雖然若必有以也當以語去聲我來顏回曰端
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並音可夫音扶以

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能違因
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

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
不訾音其庸詎可乎

雖然一轉使之內陳以觀作用之何如回
言我外端肅而內謙虛矜持其志氣而純
一其德性則可乎回蓋欲以盛德感之而
夫子曰惡惡可哉彼之為人也意得而氣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五

淵陽為充積孔揚之色惟其色莊也故采
色不定候而敬候而怠候而喜候而怒左
右之人莫不為之敬遠往來助之為虛因撫人
之意若人也為成案肆加譏貶以求暢乎其
漸之德尚不能成模稜弄巧小聰明名之曰日
以盛德感之彼將執而不化若大德而子欲
一事外合而內不訾者以事盛德之君可也
不量而入信詎可乎蓋古之君子量而後入
乎其不可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去聲內直者與
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

所子而獨以已言斡乎而人善之斡乎而人
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
為從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拳曲跽其里反
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
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
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直革反之實也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為病
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六

止是耳矣夫音扶惡音烏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回於此又思其則然則吾內直而外曲直
質直也人之生也直故內直者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則見人君與我皆天之子也我
以天言彼以天聽其善其善一任自然詎
以己之私意斡乎人之善其善一任自然詎
然者人謂之童子童子者純一未發一聽
臣之禮者不以己私與之者也外曲者盡人
稱道先王稽古為訓者也謂之與古為徒
其言雖教謫之為一句實也古之有也非
吾有也言皆信非出自臆寄直於
古人故聽之而不為謫回之思其則也

如此可謂善矣而夫子又謂之不可言爾
政法雖太多終不穩當政法猶法則也謀
安也言依此而行天理人情兩無拂逆雖
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而已胡可以化人夫
化人者使人不見其則莫知其然今爾猶
挾三術是師心也師心則有有意必固我者
在胡可以及化乎夫子欲邪音耶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
將語去聲若有而為之其易去聲邪易之者皞
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室貧惟不飲酒不如葷
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七

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
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
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邪音耶

顏回更思其則再無進步於是請問其方
夫子曰齋吾將語女女今已無則矣若
再有則而為之亦豈易耶有則有意必易
則有固我終不出於自然故與皞天不宜
此便是太多政法而不謀之意夫道不欲
雜難則多則擾擾則憂有而為之信不
可也故以心齋進回心齋者無二爾心無
雜爾念勿以耳聽而以心聽勿以心聽而

以氣聽氣謂氣息精神愈斂則氣息愈微
耳息愈微則靈關愈微故心靜則聽止於
一消一息順心止於符即道家符之謂
符則虛矣夫虛也者道也待物者也心止於
惟道集虛虛也者心齋也夫始有物也故曰
虛字便是普物無心順事無情千古聖學
之根宗過故不覺其妙耳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
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
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絕迹易去聲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
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
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
者也瞻彼閼風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
音扶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
外於心知音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
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況蓬之所行終

而況散聲上焉者乎

顏子一得師旨便知所謂虛者未始有我
之義也回則得齊之義而一虛盡之矣故
始有回則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樊謂樊
世網也常人遊於世網之中易為浮名感
動而自取言直諫能人所不能往往不
量而入自取辱焉若不入則止其語其默
心處之相入則與不與焉不與焉一
困乎人而己無所與焉不與焉一
藥渾然忘物忘我之義不與焉一
中也一宅然則動之義不與焉一
其幾乎且由則動以天矣人而猶言不
一切屏去絕迹不行如外道所謂斷滅相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者直易耳故曰絕迹易口為天下有不
得已者如大義大分所在豈得一切屏棄
但貴處之以無心應之以無情如人行地
而不知其有行以無心應之以無情如
難者天使其全不可以偽為也若為人
知者天使其全不可以偽為也若為人
偽為天使其全不可以偽為也若為人
中故難以偽為則行以語語起見矯情
不得以與乎其間是謂以無翼而飛以
知而不知者此等之問是謂以無翼而
者到而不知者此等之問是謂以無翼而
矣瞻彼閼風者虛室生白夫以虛室無
有空缺則容光必照而生白也惟此虛
也虛而事變明即關而生白也惟此虛
宇上止萃止之義下止即虛處也人各有

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是謂坐馳馳者
 不止之反對蓋不知所止者參以人為馳馳者
 皆生於動可謂此心逐於彼所謂凶害悔吝
 耶夫惟動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常祥止止
 明之德歛藏於內心知思屏黜於外順
 萬物之感而一以無知之心應之如是則
 虛靜之體不為物交所蔽將見靈明洞燭
 與鬼神相通鬼神來舍而況於人乎是則
 虛心無我萬物之所由化也禹舜執此
 以為樞紐伏義几蘧行此以終其身而况
 其散焉者乎几蘧古聖君名散焉者謂尋
 常以下人也

葉公子高將使去轂下於齊問於仲尼曰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十

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
 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
 之子嘗語去聲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
 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
 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
 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饘
 音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
 內熱與平聲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

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
 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葉公名諸梁字子高即論語中問孔子於
 于路者楚使葉公之齊疑有兵革之事公
 謀於夫子曰今王之使我也不其甚重而
 齊王之待使者亦將甚敬而不急人之求
 貌雖隆重而情實疎慢匹夫有志尚不可
 奪而况萬乘乎吾恐其不能辦大事故甚
 慄焉昔聞諸夫子嘗語我曰凡事無大小
 鮮不道以權而成者若不稱職而人道之患
 將及其身不成則思慮煩勞將使氣鬱而血
 不暢故陰陽之患隨之成與不成而無後
 患者其惟有德者能之乎夫我平日自奉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十一

甚薄所食者皆粗而不善饘下司火之人
 使其簡薄常自清涼無有苦於炙熱而欲
 清者以此食澹自覺無病今吾朝受命而
 夕飲冰意者其內熱歟吾雖未至於親見
 行事之實而已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
 則人道之患又所不免是兩病也夫子何
 以教我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
 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
 大戒是以夫音扶下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

天下之大戒謂人間世之大經大法也自其性分之固有者而言一曰命自其職分所當爲者而言一曰義命行於父子故子之愛親也不可解於其心義行於君臣故臣之事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既無所解故事親者惟盡吾愛其順其逆不擇地

十二

而安之斯得爲孝之至矣既無所逃故事
君者惟行吾義其難其易不擇事而安之
斯得爲忠之盛矣然是忠也孝也皆在已
心使其事心無功一爲人欲所奪則因物
有遷而忠孝之念移矣故自事其心者亦
如臣子之事君親不擇地不擇事氣樂不
易施乎其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
不可柰何謂不容人爲也安之若命聽其
自然也如此乃爲盛德之至夫爲人臣子
者固有所不得已也不得已便是義命君
子行吾有事之實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者
而已蓋不知有其身也不知有其身何暇
至於悅生而惡死哉蓋生死念頭起於有
我不知有身則無我矣此便是至人無已
死生無變於已者葉公其以是而行則可
矣此段道理最大議論其正人謂莊子大

南華真經副墨

丘請復扶文反以所聞凡近交則必相靡以信

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

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

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

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

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上正言臣子義命以解其兩病之憂此則教以爲使之道曲盡人間情狀熟於世故

十三

者方知有味復白也近交則必相靡以信
靡順也信符信也近交本國也本國不須
辭命一見符信便相靡順外交鄰國也鄰
國涉遠符信易欺必托使者盡已之心以
言告之方可濟事故言必有傳而傳言者
最難兩國相喜則必多溢美之言相怒則
必多溢惡之言凡溢言過實多近於妄妄
則不能不起人之疑故聽言者莫莫者疑
義聽言者疑則傳言者必受其怒矣故法
言有之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恐其疑而
生禍也如是則
庶乎其全矣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
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去聲常卒乎亂泰至

則多奇樂音洛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音扶臣言者風波也行音去
 者實音去聲也夫音扶風波易音去以動實音去
 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
 聲音去氣息第音扶拂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
 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
 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
 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父惡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十四

成不及改可不慎與音平且夫乘物以遊心托
 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
 命此其難者

此下教以事當慎始蓋以天下善終者少
 始焉善者其後率以不善繼之况始不善
 乎故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
 則多奇巧何以其始也巧闢力者始乎陽
 則多奇巧何以其始也巧闢力者始乎陽
 也常至巧奇矣寧得不相角而愈乎正則
 多奇巧巧奇矣寧得不相角而愈乎正則
 飲酒者初起時始乎治也卒之載號載
 嘔而常至於亂狎而亂乎推之凡事莫不
 奇矣焉得不相狎而亂乎推之凡事莫不

皆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
 乃鄙音去許之心生焉是皆作始者不知所慎
 故始焉苟簡從事而後其終也遂至於決裂
 貴敗而不可收拾故其將畢也巨君子懷
 此永圖而不可亂之始則必於言行焉先之
 言之所由興亂之所由起也言者風波也
 實之風波則易知所覆實也則易取殆辱
 君也觀此而可以知所慎矣故忿之設也
 無由巧言者基之巧言偏辭不擇好音氣
 息然口巧言而成者基之巧言偏辭不擇
 所由生職此出於是聽其詞者不擇好音
 行艱險剋核大甚人皆苦其不擇好音
 不肖之應之應雖在彼致實在我早自
 省改或可善終今而尚不知其然也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十五

其然吾將不知其所終也已行可不慎乎哉
 為使之道言必終其所終也已行可不慎乎哉
 故法言有之無遷令無勸成承君之命而
 來傳其常情而已不可意遷成事之成
 否聽其益則然始事且不可意遷成事之成
 度則益益則然始事且不可意遷成事之成
 人之美益則然始事且不可意遷成事之成
 言可入故曰美成在久若一言債事兩心
 生厲惡矣一成改悔何及故曰惡成而不
 改可不慎與音平吾子若能使有物之感而
 心於無物之天托於義命之不偏己者順
 分自盡無常養吾心之中使其自然成
 應無情謂斯其至矣何所作為然其成
 報耶報謂還報蓋事不求其功然其成
 必於知為之末而不循天理之自然者非
 聖賢所貴故莫若以此致命然此亦其難

者豈易易耶必須平日養此中德者在感
後安而能慮靜而能應焉為不然則臨事
而眩雜擾而憂
者抑又多矣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
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
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適足以知人之
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
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
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十六
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
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
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反頂哇反主
亦與之為無町哇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
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音扶下同螳螂乎怒
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音什也景其才
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
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

夫使多詐之國傳不道之諸人問世所難
也聖賢處此亦必有道矣故以仲尼作訓
而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者復以伯玉
終之人謂莊子非聖其然豈其然乎顏闔
將傳前贈問於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
殺殺者降殺之殺者有人即太子也天殺者
天薄其賦使之無德也方法度也言微其
敗度將來必危吾國一以法度繩之則禍
不旋踵且彼之知適足以撫給他人過失
而自已不知吾之知適足以撫給他人過失
之以戒慎六者防乎其身蓋正身乃帥人之
本而戒慎六者防乎其身蓋正身乃帥人之
忽之也形莫若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和
調停也言外為恭敬將順之形而內盡調
和誘導之意乃為得之雖然二者猶覺有
病蓋就之不入無間則連身放倒且者一味
依阿酒惡相入無間則連身放倒且者一味
為頭為滅為顛為顛為顛為顛為顛為顛
名為人過則必自取嫉害且失而為嬰兒亦即
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
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天愛
馬者以匡盛音成矢以振音盛弱適有蛟黃
音僕相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
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耶音

與之爲嬰兒云云嬰兒言無知識也無町
哇言無準繩也無崖言無畔岸也言彼放
蕩不檢我且詩之不拂其意覺有可達徐
加點化入於無疵而後已蓋事無道之君
法當如是其便從之爲者非故縱之也正欲
得其可達之便從之也若徒恃情自
好挺身犯諍於暴人之前則汝不知夫螳
螂乎怒其臂而當車轍不知小才之不足
以犯大難也積伐已之才美以犯人者不
幾於殆乎哉又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食
以生於物恐其殺之也怒夫養虎者乎不
恐其決之怒也蓋虎性一怒則咆哮難
制時其飢飽解其怒心順而媚之彼雖異
類亦將與養已者媚乃至爲虎所殺者不
知其性而逆之者也夫愛馬者盛天以筐
盛弱以張適有畜畜聚聚則當僕僕綠捐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十八

而夫之若使馬性一劣將決啗勒碎首
絡轡之具而不顧寧復顧我之憂耶意有
所至則憂有所亡此其可慎者連發三喻
欲使量已量人無伐才美無犯怒心然後
無道之儲可傳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

音

社樹其大蔽牛

挈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
爲舟者有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
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
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

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上聲下木
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
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楠音以爲柱則蠹是不

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

櫟社見音夢曰汝將惡平乎比予哉若將比

予於文木邪夫音扶音祖音梨音橘音柚音果音蘇音之

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

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上自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十九

信音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未無

所可用又矣幾下平聲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

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

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

人又惡平知散木匠石覺音而診音其夢第

子曰趣音促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

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音厲也不爲

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

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邪音耶

夫櫟社大樹匠石不顧而弟子則飽觀之蓋不知其無用也故匠石因其走報而語之曰散木也以爲戶則液欄然而此爲柱則蠹不速敗爲門戶則液欄然而此爲柱匠石歸而櫟社見夢言汝謂予不材惡乎比予哉將比予文木耶天下之木不以文伐者無幾矣今夫狙梨橘柚果蓏之屬非不適人用也然實熟則剝則辱此以其材能自苦者也故不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折豈惟木也凡物之理莫不如此是予無用久矣以無用得久因得大乃今爲予大耶且我以無用而爲櫟汝以有用而爲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二十

匠我與汝天地間皆物也奈何哉以彼有用之物而物我無用之物哉又況凡物之用者多不能以自全然則汝雖有用亦幾死之散人耳又焉知予不之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進曰彼既以無用爲用趣取無用不爲社可也爲社何耶匠石曰汝尚密而勿言彼直寄迹焉耳非托社以求全也而今乃爲不直寄迹焉耳非托彼縱不爲社亦豈有翦伐乎哉良以彼之自保者獨與衆異焉耳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蓋托社求全是亦一義也但櫟直不爲是耳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焉

千乘隱將比音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

南華真經副覽

也哉此必有異材夫音扶下同仰而視其細枝則

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

解而不可以爲棺槨音其葉則口爛而爲

傷嗅之則使人狂醒音呈三日而不已子綦曰

此果不材之木也以及於此其大也嗟夫神

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音秋栢桑其拱

把而上音上聲者求狙猿之杙音弋者斬之三圍四

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廿一

之家求揮音音傷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

道之夭音上聲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

之白賴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

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

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商丘之地見大木焉有異言其大異於衆

木也結駟千乘隱其下者無不以賴託之

賴陰也木之大也如此然仰視其細枝則

二一四九

三日而不能用已然則是果不材之木也故
 人莫之用以得全其為大因是以知神人
 之所以為大者其亦以是夫宋之荆氏其
 固人不壞而天獨存也若夫然其拱把而
 地宜樛栢與桑固亦有若夫然其拱把而
 上則求狙猿之杙者斬之矣麗屋棟也四圍
 求高門之麗者斬之矣麗屋棟也四圍
 園則貴人富商之家求棺木之槨者斬
 之矣樛栢與桑固亦有若夫然其拱把而
 伐者也故未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
 斤才而取禍不若不才之得免於禍也故
 解之言以為牛之白額者豚之亢鼻者與
 人之有痔疾者皆不可以祭河比在巫祝
 則以為不祥矣而不知神人以為大祥歟
 大意謂處世之道大忌恃才揚己故寓言
 大木以無用自全非謂必蠢然芒然如懸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廿二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貴撮反子活
 也如附癭者而後得免於禍
 也以人祭河謂以人為巫祝
 指天五管在上兩髀音階為脅挫鍼針治解佳
 反足以餬口鼓策音播精足以食餬十人上
 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
 離以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
 十束薪夫音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
 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支體不全之貌疏其名也願口旁兩
 順也齊腹臍也會撮髻也五管五臟也解
 人大腿也脅人兩臂也言支離身曲而背
 聳其狀若此挫鍼縫衣也治解脫衣也足
 以餬口足若此挫鍼縫衣也治解脫衣也足
 離也一鼓足以食十人言臂健而力也支
 而離之能簡其廢也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
 疾不受徵簡其廢也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
 受三鍾與十束薪優其賜也夫支離其形
 尚足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伐藏其用於
 乎支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伐藏其用於
 而自全也上以木喻此以人喻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廿三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
 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
 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
 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
 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
 無用之用也

楚狂歌鳳其言亦有至理蓋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全生免禍亦聖賢處世之所不廢
但以警世之聖賢若人汲汲於功名之會而不知
利害者聖賢豈若人哉以諷孔子則大不
然鳳兮鳳兮聖世之衰耶將欲開太平於
世而出何如其德之衰耶將欲開太平於
萬世挽淳風於三代耶來者不可待往者
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能天不待無
聖人全生也方今之時僅免刑戮已矣無
有易於舉禍重於地也胡不傷乎知避已
殆易於舉禍重於地也胡不傷乎知避已
何暇臨人舉禍重於地也胡不傷乎知避已
趨也迷陽胡也始乎明以傷吾足乎山以
吾行也曲陽胡也始乎明以傷吾足乎山以
生木而自漆以玄澤而引火而自煎挂以
而見伐漆以玄澤而引火而自煎挂以味辛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廿四

用者為天下利而不知無用之用者之不
為身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為主於
是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為量斯
人方說難回也請行胡公以疆繩名
殆往而刑王公殺逢關
未達於庭胡公殺逢關
易楊厚言王公殺逢關
不攻不戾言王公殺逢關
技多不戾言王公殺逢關
政多不戾言王公殺逢關
庸以氣聽及內化胡能
無門無毒入遊其樊
不地而斯去耳宅而寓
無地而斯去耳宅而寓
瞻彼閼矣行虛室而飛
萬物攸化行終義兒

葉公祥止齊
惟道於心知
外入則鳴
相感其名
無感其名
回兩心齋
上比而齋
求實無已
而目將笑
若惟無詔
知出乎爭
匪量斯入

心甚慄之
天下大戒
忠孝之至
悅生惡死
類妄實難
忿設無由
遷今勸成
遊心養中
顏闔傳諸
戒莫不違
與彼無哇
伐才非美
螳螂可出
無學養馬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廿五

飲冰內熱
惟命與義
行事之情
則幾乎全
言或傳之
而忘其身
不擇而安
兩也生疑

彼德之衰
無用者奇
處世全生
支離
彼德之衰
無用者奇
處世全生
支離

內篇德充符第五

靜字集

甚矣形骸之足以累人也老子有言天下大患為吾有身故人間世以全生免患為貴雖然游於羿之彀中而不中亦有命焉君子知其有命一切委之自然而不以死生利害易乎其念此篇寓言王駘申屠嘉之類蓋真能外形骸喪耳目獨以守宗保始為事者蓋學問必進於此然後謂之德充之符又恐守而不化終不能與天者游而順事無情因其自然而不加益於有生之外蓋充養生處世而至於義之盡者也

魯有兀當作介者王駘音從之游者與仲尼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一

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立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音暗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亦將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

之變雖天地覆反墜變將不與之遺音乎

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

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

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扶音若然

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

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去聲視喪其足猶

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去聲已以其知去聲得其心

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音最之哉仲尼曰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二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

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

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扶音保

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能自要平聲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

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去聲之所知而

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音格人則從

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邪音耶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三

南華真經副學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14

二一五三

至也如書言陟方道言與道合真之意人
之從彼職是也彼且何求於人哉故曰彼
且何肯肯於人則以物為事既無所肯則
何以物為事哉此篇所論守宗保始一知
之士一俞尤為精確一藏佛乘言不能盡
今以數語談之學者更當精研熟玩猛於
生死關頭截然把斷如勇夫有不懼之實
者便可雄入九軍縱橫無礙此箇理會死
生學問等閒於此發出當時西竺之經未
至而佛法已在中國孰
謂佛者夷狄之一法哉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
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五

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
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
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
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悅子之執政而後人
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
久與賢人處聲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
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

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
邪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
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請之彀中中央者
中去焉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
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然怒而適先
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
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六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
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
子無乃稱邪音耶

夫申屠嘉不見己之為介而忘執政之貴
亦幾乎忘己而忘物者子產與之同師乃
有同席出入之嫌則其所以取大於先生
者信乎未之有得也故嘉為設塵鑑之喻
言彼心鏡不明故物欲之垢得已昏之而
子產猶欲其計德以自反若謂不省已過
而徒謫人之過者嘉復之曰若自狀已過
則以為吾足之過不當存者幾何人哉雖
始以人論而不以天論者也故知其不可

柰何而安之若命是達乎天之說者也惟
有德者能之夫天下之履危機而不禍者
如人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而不中皆幸
也幸亦命也人得之而不幸而幸者不
全有命存焉安得不幸而幸者不
哉我始也憐然而怒是見其猶未定也既
而遊先生之門則諒然自廢其形而反不
知先生之洗我心垢一至於耶我與先
生遊十有九年而先生未嘗知吾與先
同以心遊於形骸之內而乃索我於形骸
之外失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而以執政
後人不亦過乎復映前而過字於是子產
更貌改容稱謝曰子無乃稱稱謂善於稱
述蓋服善而譽之之詞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七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
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
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
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
音天無不覆反芳服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
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
弟子勉之夫音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

行聲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去老聃
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
為彼且蘄音以諷音詭幻音恠之名聞不知
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使彼
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
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邪音耶
夫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務以全
之尊足者全則視棄其足猶棄土耳夫子
却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何等
人全然不在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覺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八

前非及求補頭上安頭此種學問名教
中人談及老聃私議之曰夫子之於至人其
無趾與老聃私議之曰夫子之於至人其
猶未耶何實實恭敬以學於子為也彼不
為善救惡汲汲焉求以善聞名於世而不
知至人方以是為己之桎梏蓋桎梏乃有
足本無之方以是為己之桎梏蓋桎梏乃有
桎梏反覺詭幻異被刑之人乃或有之無
須反其有者翻為桎梏必欲解其桎梏以
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以
即一貫也以其不可生為一條者未始有
名為死也死則不可生為一條者未始有
得名為非如是則善法惡法皆是幻法善
惡名皆是詭名此善法惡法皆是幻法善
去縛本來無物何處生塵但天刑之人帝

縣不解何謂天刑記去刑者型也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易也言性成之人根器自是如安可解耶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音臺丈夫與之處上聲者思而不能去也婦

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

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

去聲而已矣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

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不唱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九

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

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

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

也不至乎替音基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

傳國焉悶音門然而後應汜音泛而若辭寡人醜

乎卒授之國無幾音上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

卹焉若有以也若無與樂音洛是國也是何人

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音去於楚矣適見狔音

子食音嗣於其死母者少焉晦音若皆棄之而

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

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

葬也不以嬰音入資剛者之屨無爲愛之皆

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瓜翦不穿耳取

娶音去妾者止於外不得復扶反使形全猶足以

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

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十

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惡人醜貌人也無位而濟人之死無祿而

望人之腹言不待富貴聲勢而自能利濟

乎人也望如月望之望可驚訖也和不

唱不見其能也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

其有遠略也而且雌雄合乎前謂天下之

人雌雄勝負皆來質成也悶然而後應汜

然也若辭狀其無意於人也若以爲人醜

自媿其不若也卹憂也若有人焉如有所

失也哀公問彼是何人也而能使人愛戀

若此夫子設喻以對狔子乳於死母之前

少焉皆棄之而走以爲目之瞬不見已也

形之僵不類已也是有其形者不足愛而

使其形者真可愛也戰死而不資嬰則裸無

人愛是無其本者無所用而有其本者斯可用也知此則它之可變而不可用者蓋必有在矣又復設喻天子之御不窮爪不穿耳以破毀其全體新娶之人不服役以解其手足不如其體不足以垂至厚之盼皆而結新昏之儀燕彼形全者尚足以動人而況全於其德者乎知此則它之所以可變而可用者取諸決矣然則它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即孟子所謂降才之才自其賦於天者而言德則指其成於已者而言不形者一而不分之意故下以物不能離解之數喻意在言外蓋文之奇者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十一

富賢與不肖毀譽_{聲平}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去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

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夫才之全者其天自定不隨物而有遷故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皆事情之變與天運相為流行日夜相代乎其前不能規乎其始而不可謂之未始也雖然不能規乎其始而不可謂之未始也然始也蓋未始有始也者混和融一而意分謂之滑和上篇所謂遊心於德之和意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十二

蓋如此故不足於滑和者不可以入於靈府一入靈府則此心必受其變而先於靈機之全體於是乎散矣今使吾德之和豫通於死生窮達萬變之中而復不失其和故曰不失其和所以死生無變者不失此和是滑和至人所以死生無變者不失此和而已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卻者不受而還之意事物之變日夜相代乎吾之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便是日夜無卻無卻則不失其和而安之若命便是日夜無春常人不失其和而安之若命便是日夜無中生出入少知命運自然不肯安受只一節與物為春而巳是接彼則常時於心者也接謂應萬變生時於心則時行時止莫非天運之自然此箇和德渾然不變於物交之感便是全其天之所賦者故曰才全何謂

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水平故萬物盡準焉然平則內能自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猶之德之和也夫德者成和之脩也德即和德脩之已而成焉者也其曰不形者言物不能離之已而不成焉者也其曰不一而分死生無變之意

閻音企跂音企支離無脈音辰說音稅下衛靈公靈

公說音稅下之而視全人其脰音豆肩肩雍癢

盜音反大癢音反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音平而形有所忘人不

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十三

有所遊而知音平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

聖人不謀惡音烏下同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音去

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

天食音似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

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

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誓

教音乎大哉獨成其天

閻跂曲跂也無脈無髀也癢癢大癢之狀項癰也脰頸也肩肩細小貌二子觀惡之

人能使齊衛之君悅之而反視全人之不
如所以者何愛其德自忘其形也用人是觀
之形有所短德有所長所短者能使人忘
之而在己若忘則必有惡駭之嫌所長者
能使人不忘而在己若不忘則必有矜
伐之病能不忘而忘其一字上翻出已
其忘也謂誠忘忘其一字上翻出已
學問而以聖人證之忘聖人者誠忘已
而不忘者以其心有所固而不知以
應接而不親以誓約為膠固而不知以
聖人之心何思以技藝為行貨而不知
惡用知未雕也未斷也何慮也順其自然
用膠所得於天者渾然全具無喪也而
有於德所積於天者渾然全具無喪也而
惡用夫商蓋有所用則人也而非天也無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十四

所用則遊以天矣遊以天者天鬻之天鬻

也者天食也聖人既食於天矣而惡用乎

人為也故有不能以獨異無人之情故

形故羣於人而不能以獨異無人之情故

四者不用而聖人者似乎離世絕俗而不與

人之情則聖人者似乎離世絕俗而不與

物同春者不知聖人者似乎離世絕俗而不與

小哉所以然屬天下以成其身也其心則

誓乎大哉浩然天遊所以成其身也其心則

所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蓋如此成其

天則不惟忘其所不忘抑且忘無可
忘而人不得以其所不忘者係之矣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
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惡

音鳥下同

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

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

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

好惡去聲下同

內傷

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

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外乎子之神勞乎子

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音天

天選

去聲子之

形子以堅白鳴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十五

承上無情之旨記與惠子辯者一段作結
而巳之故謂本也莊子曰然惠子曰人
而無情何以謂之也莊子曰中來皆道與
貌皆自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形色象
即天與之也自天中來皆道與之形色象
謂之人乎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是
將欲其現然乎莊子曰如槁木如死灰而
之無情也故莊子曰非吾所謂無情也謂
不以好惡內傷其生也莊子曰然則無情
生之謂也莊子曰生之謂也莊子曰然則
謂裨益於所生之外而以人為參之也惠
子窮其強辯却說人之有身亦自益生中
得來蓋情欲之感亦非本有介然而生於
男女之交人因托此而有身今不益生則
連人亦無故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

德充符五

南華經卷二

十六

不與之辯却以正答言生不必益也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生起是本自足於本足中
不能順其自然而然橫起是非好惡逐妄迷真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今子之精神非道與
之天與之乎乃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
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本無
情無事之天徒以堅白之說曉然立是
非同異於天下辯論却於箇事全未分曉不
知莊子何莊子以與之為友方壺外史說是篇
已於是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彼兀者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大變不遺聖以無假
能正其生擇日登假
一知所知
僑謂申嘉
僑則過矣
匪齊執政
叔山胡足
惡駭駭分
而德無分
日短德長
形短德長
有短德長
而益其生
我行人止
則人鑑明
取大先生
恠爾名聞
式重寡君
滑和靈府
生時於心
充德之符
何哉據梧
以堅白鳴

內篇大宗師第六

靜字集

大宗師言道也道者自然而已乃天所為故老子云六天道法自然知天之所為之自然也而不知以人為參之斯得謂知之盛矣此篇以自然為宗其旨意則在於以之變等之所為自然之知之所不知在於生則非真知自然之所為窮達之信之為有命此者不惟可消貪鄙之私而所謂性命之宗上乘之學亦不外是而得之矣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去聲下其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一

知是知同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聲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音知有所待而後當去聲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又必知天之所為又知人之所為斯其至矣何謂知天之所為又知人之所為斯其至矣以合天順其自然而未始不為天也而盡人不

知終其天年而不知中道夭斯得為知之盛矣何謂以其所不知養其所不知也天也然吾只知壽脩短吾之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其可以知者盡諸已而以其不可以知者付之天然謂之養者則有涵泳從容以俟之之意若妄有作為而至於中道夭折則是裨益於有生之外既不能知其然有患又下一轉言此處有病還可商量夫知必有待而後當此所謂知其常不我今說他為知之後見得是能以其所養其天年了當此然後見得他為知之盛今吾尚在眼前說話其待了當詎知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二

天乎蓋善終者天夭折者人此必待事之既定而後知今尚未定則孰知為天為人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初不待其有定事而後有定見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醵音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去聲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

登假音格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

覺音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

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音言若哇胡

眞人者知天之所爲而順其自然者也寡
薄也成成全也蕃謀也士事也古字通
用不逆寡者知我之適遭其薄也故安以
受之而不逆不逆不雄成者知我之所取之厚
也謙以承之而不雄不蕃士知成敗之有
數也故不謀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知得
失之有命也故不悔而不得若然則彼之
天可謂定矣天定者物不足以累之是故
登高而不慄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三
者皆人情之所易危而彼處之漠然不以
介乎其意是蓋心有所主則自然不動以
是知其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然謂之登
假則與道合眞非徒聞見之知而已是故
其寢也不夢其覺也無憂其食也不甘其

三

息也深深其性定之符又若此何以其寢無夢凡人之夢皆識神所化真人無識也故其寢無夢凡人與構爲接日以心闢故有煩惱妄想憂苦身心真人無妄也故其覺無憂味乃舌塵因塵起識故有甘苦分別貪愛之念從此而起真人不貪故其食也不甘心有靜躁則氣之出入亦隨之而有淺深真人性定於內故息息常歸於其根踵即根也根者人之大中極氣所歸復之處玄家所謂命蒂是也衆人不得其養以心使氣心躁而氣亦與之俱躁故衆人之息以喉踵息之說迺玄家專氣之要訣所謂心息相依神氣相守載營魄抱一無離其旨皆不出此丹經萬卷言不能盡者此老等閒一語世破讀莊子者安得草草看過徒以藉口談資筆陣耶屈服者其隘

言若哇與人談論心無定見見無定理一
見真人心自屈服言心聲也心屈則言亦
與之俱屈其有應對嗔咽若哇哇者吐貌
謂其言只在喉舌間支吾調弄吞不下吐
不出分明狀出一箇屈服的樣子禪家以
此機勘人一受其勘便見底蘊其者欲深
者其天機淺多欲之人易爲物誘貌言視
聽自是浮淺天機二字下得最好機者發
動所由凡人形生神發皆屬天機得所養
者自是沉機不露湛乎若淵老子所謂微
妙玄通深不可測符驗若此此段所論一
字一語參透的有根宗受用不盡玄乎妙
哉

古之真人不知說悅音生不知惡去聲死其出不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四

訴音其入不距脩音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忌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音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上言外物不干其心此言死生無變於已
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即解上文出出世也
入反造化也二字本老子出生入死訢喜
也距逆也豁然往來不難之貌往即入也
來即出也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者知
其始自未始有始以來則其終也亦歸於
未始有始而已更不必求今之求其所終
者曰吾以脩爲求證聖果便是有我而我

則不能與道合真喜而受之受受命而生也
也忘而復之復復命而死也既曰其出承
新又曰喜而受之却不相反蓋不新即承
上不悅生而言曰受而喜之是言有生之
後常自懽喜快樂無戚戚不滿意之意及
其復也亦自以寂滅為樂而忘其為死此
便是生死無變於已蓋心一有所變則指
道矣道無生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何
不以人助天者即老子所謂狹其所居厭
其所生求益於有生之外者真只知養
其自然而已矣觀此一段則知今之畏生
死而未修証者猶落第二段非空到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顙凄然似秋
暄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五

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澤
施乎萬世不為憂人故樂音通物非聖人也
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
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
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一胥餘紀他音申
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

夫人堅而不可奪者之謂志其心志者死
生如一始終不能變也其容寂者守靜之

篤萬感不能撓也其顙顙者廣大寬平無
慘感也凄然如秋滋味冷澹也煖然如春
意思溫和也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不
知其極接而生時於心也既曰喜怒通四
時則固不得已而用兵也亡人之國而不
聖人之心澤施乎萬世不為憂人夫憂人者
樂與物通樂與物通非聖人也受病在樂
字上聖人非不與物通也但無心耳無心
何樂之有故有親非仁何謂天時非賢推
測而知非默也故有親非仁何謂天時非
之中往非知利而不知害在君子則知倚
伏之幾奇正之變故利害不通不待謂之
君子行名失已學求諸利己非為名也故行
名喪實者不足以為士亡身不真者幻妄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六

之境虛華之事人皆徇之而亡其身是謂
受役於物者故知不足以及役人若狐不偕
務光以下諸賢是皆役人之役適人之適
而不能自適其適者狐胥紀申之事無考
然以務光辭國以自沉夷齊扣馬而餓死
箕子被髮以請囚要皆事人之事以至於
殆且辱者其他可知故皆不取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
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
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濇音乎其進
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音敖

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去聲閉也反愧以本
乎忌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去聲
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
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
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
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七

再舉古之真人而極言以盡其形容其狀
義而不朋者言以義與人而非以黨乎人
也若不足而不承者言以謙下人而非以
承乎人也方者易割廉者易剗真人則與
乎其觚而不堅虛者易浮華者少實真人
則張乎其虛而不華與與自然之貌張者
大也鄙者喜貌崔者下也言真人似乎喜
事其實不得已而應之如哀駘它悶然而
後應之之意濬乎其進我色也濬者聚也
進我色者言容色日見其充粹也色則日
見其進矣而德則日見其止也止即止於
善之止言止其所而不遷也厲乎其似世
而不可犯也警乎其大而不測也似世
謂如世人之以勢自大者二句即一意連
乎其似好閉而機絃不可測也概乎其
言而聲音不可求也連者檢括之意連
俯下之貌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
以德為循以主肅殺故以禮為翼以知為
損之又損至主肅殺故以禮為翼以知為
殺者降殺之義以禮為翼者柔謙退所

以輔翼人道而行於世者故曰所以行於
世者以知為時者行乎其所以行於
所不得不知為時者行乎其所以行於
循者循是以登假於道與人之有足以至
於立者同而人真以為勤行也勤行則未
免有欲速苦難之真人只知養其自然而
已何勤行之有哉

故其好去聲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不
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
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八

至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好即
悅也不好即惡也所以不悅不惡者知其
一故也一即天也自然也知其一則不以
人助天以心指道矣所謂必有真人而後
有真知者知此而已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
得與預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
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
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

此又指言人之不能勝天處如人之死生
大數稟於成質之後如旦之必夜而凡固
於氣數之中者一毫人力有所不得而與
此皆物之實理故曰物之情也情之言實

也此箇實理主張於未始有物之先所謂
卓者真者實在於是人特以天爲父而順
父者多順天者少不知父也寄體之身
而猶愛之而況其卑焉者乎人特以天
所子爲愈乎已而敬君者多敬天者少不
知君也代天身而猶猶之而況其真焉
者乎蓋真即內篇所謂真君而卓焉者則
維皇上帝超形氣以獨存者也知此則知
天視君父猶爲至親至尊蓋不惟不可勝
而且不敢勝矣不敢勝則不敢棄之褻之
可知矣

泉涸魚相處音上於陸相响音以以濕相濡音
以沫音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九

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音扶大塊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夫天者君也父也大宗師也道也一也人
之不能離是也如魚之有水故以魚喻泉
涸則魚未免離水而陸處雖其相响相沫
徒勞形耳孰與相忘於江湖者之爲得乎
以况人離於道則一者不一而是非毀譽
紛然以生與其譽堯而非桀也孰若兩忘
而化於道者之爲得乎然非謂堯不當譽
而桀不當非也自道而觀渾渾淪淪無別
爲善何者爲不善而可以非譽爲乎此便
是其一者一其不一者一不惟是非毀譽

當付之兩忘至於死生大變亦常忘之而
以其知養其所不知知大塊之以形載我
也而以生勞我也以老佚我也而以死息
我也而順其自然而不以人力與之此便是
兩忘而化於道也而化便是善吾生善吾
生便是善吾死蓋死生雖不一而其善吾
未嘗不一也此等議論學人更當精心理
會所以解帝縣而登解脫者實不外是此
大藏上乘義諦也

夫音扶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
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也藏大小
有宜猶有所遷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十

所遷是恒物之大情也持犯人之形而猶喜
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
晉可勝音升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

遊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
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邪音耶

夫人能兩忘而化於道則是能遊於物之
所不得遊者也惟道可以長存故死生壽夭一
無所變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可謂固矣
而不知石亦可移舟亦可解夜半之時強
有力者以壑之舟載澤之山負之而走熱

睡者不覺也。是藏之雖得宜而猶有所避。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其所。則天下之善藏也。非得恒物之情實者。孰能之哉。何謂藏天下於天下。天下者。知其一者。物至一者。理藏天下於天下。物者。知其理之一也。而一以自然付之。使物各得其自然。則藏於天下之中。故皆不得其物。而我之理。是以其一者。一其不。蓋一者。真謂形可永固。一得人身。便生喜悅。藏之安富。尊榮之量。千變萬化。未有不極也。為喜可勝計耶。豈知喜不可常。樂不可極。夜半有力者。求負之。而走可得謂之固。取即此便是。猶有避處。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者。便是。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十一

以其身為身。而以道為身。惟道長存。故聖人亦與之而皆存。存則無天。無老。無始。無終。寓此身於四者之中。而皆稱之曰善。夫聖人也。而人猶效之。又况大宗師者。為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者乎。一化即萬化也。大宗師執此一者。以為化樞。故曰一化。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稀希上韋氏得。

南華真經副墨

之以挈天地。伏戲音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胚音得之以襲崑崙。崑崙音是。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玄宮。馬夷音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音得之以相去。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十二

而比於列星。至此方說出大宗師者。道也。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強名之曰道。無形也。無為也。而却有情。有信。有者。何老子曰。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真其中也。有信。此數語者。千古論道之密藏也。莊子之學。得之老子。直下便說有情。有信。何謂有情。有信。自有欲以觀其微者。言之也。何謂有信。有信。自有欲以觀其微者。信之一字。更為密。密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必得師傳。方有契悟。故曰。可傳。然此一訣。受者謂其不可見也。既不可受。而不可見。矣。何以可得。曰。本無得。既失之。後返還。而歸復之。方覺有得。自本自根。未有天地。以固存。分明推到未始有始也。者。神鬼神帝。

生天。生地。然後說。到箇有也者。此在吾儒。則周子所謂無極是也。故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爲深。六極即六合也。六極之最下。即沸書中所謂風輪持之。乃九地之最深者。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總上四句。極讚道之爲物。以下言是道也。帝不得。不可以爲日月星斗。日月星斗。仙真賢聖。不得。不可以爲日月星斗。正如老子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此段屬辭。比事更覺奇特。稀韋古之帝王。挈天下地言。整齊世界也。氣母二字。本老子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襲取而有之。義襲氣母。即老子所謂。守母食母。維斗四維斗星。不惑者。不易其度也。日月不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十三

息不晦。其明也。堪壞崑崙崑崙山。神馮夷水神。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即今傳言。禹湖上升之事。玄宮者。人君恭默思道之宮。禹強北之方。年壽八百。故上及有虞。下至五伯。傳說商之賢相箕尾。東維七宿。星名。韓子言傳說。意者本此。

南伯子葵問於女偶

音

曰子之年長矣而

色若孺子何也

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

得學邪

音

曰惡惡

音

可子非其人也夫

音

梁倚

音

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

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衆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十四

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撓。音寧。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音。音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參聞之

疑始。上言得道此後寓言道不易聞尤不易傳。下梁倚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此才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十五

字指才力而言所以資藉運量以成吾道
 者也蓋如此二氏家僉言法財兩濟缺一不成
 意也故守之三日七日乃至九日審其果能
 忘物而忘我也然後與天下之與物親故外
 向別天下遠而物難外物易而物難外物
 是忘我而忘物也後能朝徹朝徹者清明
 瑩徹如平且也朝徹而後能見獨見者清
 人不見而己獨見之也見獨則無古今無
 死生去來而己獨與言道矣既又自解何
 入於生不生而死蓋殺生者不死生者不
 生殺生者不死而死而蓋殺生者不死生
 神死也且天下之神有特迎成毀與生者
 對而貞勝世人心以遊其間一與生者相
 心迎之一心怕毀一心遊其間一與生者相

有窮已此簡活潑之心鳥能入於不生不
 死之鄉今則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
 也無不名謂之櫻寧櫻拂亂也寧者定若然者
 其名謂之櫻寧櫻拂亂也寧者定若然者
 解曰櫻寧也者櫻拂亂也寧者定若然者
 成實相如來而成大定此便是寧蓋如此
 與其斷滅人事以求寂定然則後可以成
 名也是道也巧立名聞之聞之則可以成
 下皆莊子也洛誦誦讀也瞻明審視也
 許目聶而心許之也誦讀也瞻明審視也
 皆待役於主人者於誦讀也瞻明審視也
 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美謳歌也玄冥
 蓋言道理得之已之朝徹而獨見者也
 會之以神則已之朝徹而獨見者也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十六

直世道妙學者苟能命而悟之則所謂命
 宗性祖一貫穿過受用得力處不獨以其
 文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
 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反若羔孰知死生
 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
 往問之曰偉哉夫音扶造物者將以予爲此
 拘拘也曲僂音樓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

高於頂句贅反之銳指天陰陽之氣有沴音其
 心間音闕而無事踴蹶音駢而鑑於井曰嗟乎
 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
 惡音去聲之乎曰亡音同予何惡浸假而化予
 之左臂以爲鷄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
 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鶚音于驕炙音音浸假
 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
 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

惡音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音然覺音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

此段又發出所以當安當順的道理叱避無但化叱妻子而避之母以哭泣驚但將化者之人也將以汝奚爲將以汝奚適言造物又不知將汝化做甚麼又將汝往那裏去也子來答言去則東西南北隨其所之爲則鼠肝蟲臂隨其所化夫大冶鑄金金必欲爲鏤錡則大冶者必以爲不祥之金矣今以天地爲鑪造物爲冶陶鑄百物而我於百物之中必欲爲人則造物者寧不以予爲不祥人哉成然而寐遽然而覺而已矣寐覺亦是替死生二字者此段議論着實脫洒可凜然以釋氏輪迴之說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十九

而觀三惡道中的有苦趣一犯其中急難
自脫脩行之人爲求斷此是以割愛學道
今者却說惟其所命去亦惡乎不可不知
何爲理長似難決擇今請復以父母命子
大冶鑄金二喻尋求至理金之佳者決定
鑄爲鍔錡子之賢者必不命之糞掃六道
升沉隨其業力果報臨身誰容捍拒莊子
也只說得他一邊逍遙學問不曾統爲衆
生立箇方便法門正如擇氏金剛經佛爲
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上根之人
直下明了三界惟心一切惟識猛將箇生
生念頭一刀兩斷直下便得解脫入於不
生不死之鄉此莊子啮緊爲人咽喉下刀
更不爲立方便法門與人打葛藤去也

南華真經副墨

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
霧撓挑音兆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
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
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
編曲或鼓琴相和去聲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
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於宜反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
視而笑曰是惡音烏下同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二十

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去聲無有而外其形骸
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
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汝音往弔之丘則陋
矣彼方且相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
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玄音疣尤音以死爲決疣換音
潰癰扶音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

覆反芳服始終不知端倪諸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工內

然為世俗之禮以觀音眾人之耳目哉邪音相與於無相與言無心也相為於無相為言無為也登雲遊霧恍惚無極言行無轍迹也相與以生無所終窮言不悅生不惡死也此固學問同志者少而三人皆莫逆於心故相與定交莫然有間即無何有頃而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弔之則見子反子張二人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曲即琴曲嗟來桑戶乎乃琴曲也反其真謂還造化言汝已反其真則無心矣無為矣而我猶為人則尚不免於有身有患也猶者數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一

辭子貢不知達者之意却以世禮繩之故二人者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蓋禮之意重者在返始故曰禮不忘其始始即未始有始也者故聖人制禮老其薄之以為滋偽首亂論大道者本來無物其見自是以為此宜非世儒之所知也故子貢以告夫子曰彼何人耶而曠蕩若是君子禮以和行不由禮是無脩也故曰脩行無有無以命之謂方之外者也方外人物孔子告之曰是遊乎方之外者也言彼與我意趣不同彼所謂與造物者為徒而遊於混芒一氣之中以生為寄故有附贅縣疣之譬先則大患乃解喻如決疣潰癰乃稱大快既有此等意見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而以哀樂為乎且彼直謂此身幻耳假於異物託於同

體即圓覺經所謂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幻身及其死也骨髮齒爪歸之於地精津血液歸之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今者幻身復在何處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復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而不知身世之何有逍遙乎無為之業強世之禮而觀示眾人之耳目乎哉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立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二

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居宜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子貢一聞夫子方外方內之說便問夫子立教何方之依夫子自謙立乃天之戮民戮民即前上帝之縣不解者雖然又下一轉言吾當與汝共遊之有方之外子貢便問何術而得此夫子曰人之生於道也如魚之生於水故曰魚則相造於水人則相造於道造之為言生也然穿池而養給者不若相忘於江湖無事而生定者不若相忘於道術蓋彼則猶為有方此則遊於有方之外者子貢言如此則為獨行人矣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

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當國

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恠之仲尼

曰夫音扶下同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

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

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三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音烏下同

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

其夢未始覺教音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字如人哭亦哭

是自其所以乃耳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

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豈夢爲

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音者乎其

臨發者乎造適不及笑談笑不及排安排而去

南華真經附錄

化乃入於寥天。

以善喪蓋魯國者言以善居喪之名蓋方
一國也回一惟之一常惟之也夫子言孟

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謂盡道知謂知
天夫大道本無所有降而入於名相之中

則當芟煩就簡返於太樸而人之情有所不得已者夫惟簡之而不得則於不得之

中而行所謂簡者今已有所簡矣謂如無
哭不得簡而至於無弟無心不得簡而至

於無感無喪服不得簡而至於無哀所謂

夫死生亦大矣而彼且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而行之然不

所以然者一也
所以然者二也
所以然者三也
所以然者四也
所以然者五也
所以然者六也
所以然者七也
所以然者八也
所以然者九也
所以然者十也

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四

與萬物同化於大鑪大冶中以汝奚爲以

不知之化已乎著休心滅意之謂方且將

化順其不化惡復知有己化者哉蓋化與

不化等之夢覺今吾夢汝特夢而未覺者也烏得以汝爲恠異耶且彼之居喪也特

有駭形而無損心者不減性也所以無損心者知其有

旦宅而無情死也生猶旦也宅猶寄也人
生直寄宅於旦死則夜而歸耳必非實死

故無情死情猶實也彼之見解若此不亦
世情故人哭亦哭以行世法是自其所以

欲簡之而不得而已
有簡也所以乃二
字亦寄簡言乃所以
如此也且汝所以推

之者特我見耳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二一七

吾即我也焉知吾之所見富否何如故曰
庸詎知吾之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
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如實今之所謂
俱在未覺之中不可據以為實今之所謂
吾之者其果覺語耶夢語耶大抵人人多
是說夢若是覺人不復生此顛倒惟異直
特化與不化任其自然不復更生悅惡而
有損心造適者不及笑而笑者不及排知
自然之妙用者不得而笑及笑者適者
意之極也笑者不得而笑及笑者適者
者因物之可笑適然而笑初不暇於安
此蓋自然之可笑適然而笑初不暇於安
人力之遊於私則化而一於天矣入於
謂之遊於私則化而一於天矣入於
天謂之覺人寥天一即天也道
也自然也大宗師也造物也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五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
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曰而奚朱為軹音扶夫音扶堯既黥音鯨汝以仁
義而黥音鯨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
蕩恣睢音維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
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音乎
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
觀音貴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

其力黃帝之忘其知音皆在鑪錘音垂之問
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剝
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
我為音去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音去
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音上
古而不為老覆音反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
為巧此所遊已音耶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六

助辭言汝既有先入之言於胸中則已清
仁義之黥墨而受是非之剝傷矣汝將何
以遊於逍遙自在之境乎恣睢音維轉徙之
徒變動也即所謂撓音挑無極音極徬徨音徬塵垢之
意雖動然吾願遊其藩言夫子之道吾雖不
敢窺其堂音窺願遊其藩言夫子之道吾雖不
無受道之資音資難音難以語道無莊音莊美音美人音人據梁音梁勇
士黃帝神知音神之君言至人有教能使人人
失其平昔之所自者亦在夫子陶鑄之
間耳今見夫子安知非造物者之息我黥
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音耶成音成渾音渾成音成完
具之義言昔者窳音窳斂音斂不全今乃息音息黥音鯨補音補剝
以事先生則庶乎乘此以全其真音真純音純返音返其
大樸未可知者言汝亦未見得便音便能音能如此
吾師乎吾師乎音乎以下言大宗師之德無
可名言蓋堯以仁義教人吾師則音則整音整萬物

而不為義澤萬世而不為仁不為仁不為義即老子所謂生而不為仁不為義而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七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楚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

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此段借顏子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顏子

南華真經副墨

滅者萬萬不倖即是一箇心普萬物而無心清順萬事而無情乃其宗旨此段所言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八

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弗得也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其詞促也父母不欲吾貧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弗得也

二一七三

彼天所為何人非天登假於道脩然往來彼天誰子無形無為獨惡乎聞及以琴張子貢守禮孟孫善容桑尸究貧與天為徒

莫知其然越彼真人生死無窮自適其適曰大宗師得之者昌遠自疑始旦夜生忘顏回坐忘其命也大通夫

養所不知乃有真知不悅不惡容與平懷有情有信傳亦不易彼記來者許由惡黜化乃無常養所不知

大宗師六

南華經卷二

廿九

內篇應帝王第七

靜字集

老子云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篇以應帝王名者言帝王之治天下其道相應此如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徐徐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一

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萬鈺四問即前齊物論中所載者北固知字乃人之知識分別鑒混沌散大樸此為最先故大道忌之齧缺因王倪之不知也從此有悟而喜蒲衣子曰汝今乃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藏仁以要人雖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則天也不出於天則非無為自然可知矣泰氏其貌徐徐其覺徐徐徐徐也于于自得之貌一以已為馬牛者從人呼馬呼牛更不分別也泰氏其知道乎道有情有信故曰其知信情信只是箇混沌未分故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蓋使知有所入則亦不得謂之自然矣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去聲汝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夫扶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音增弋之害鼯音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二

日中始人各有其義之所先見者以已出經化人蓋吾儒所謂議道自已者接輿却以此為欺德而難以治然此處定有商確不非實德不可以為治然此處定有商確不自然以不異說誣之莊子之意只在箇無為蓋大道之不治人皆相忘於道術故無庸於治而自無不治若有心設法以治之則人皆以有應之而治也吾治之外者抑又人多矣且聖人之治天下也為治外乎治內乎治內者治之以天下也為治外乎治能其事而已矣正謂正性而後行確乎順性命之理而行自然確乎有箇本分之能事不必更以經義裁之若為箇典常法度使人取式而行雖則不外乎所性

之理却不是自他性中自然流出者故此但為治外但治其外則人必有出吾法便之外者待其出而吾以律令繩之從此求有增弋熏鑿之患驚擾天下而天下之求知而百姓曾二蟲之無知乎使百姓有避患之心天下安得而治乎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音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扶莽眇之身以出六極之外而遊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三

無何有之鄉以處壅壤浪之野汝又何帛音為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反扶問無名人曰汝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去聲

豫者無心而順適之謂問之不豫言不能適然於心而勞勞以治天下為也游心於淡無擾雜也合氣於漠無聲臭也此即所謂不顯篤恭者故不見其有作為之迹但治矣今之治天下者一無容私焉則天下自字蓋不能以一人為天下而以下養一人

雖行仁義可得謂之無容私乎宜乎大道所不取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驅梁物微

疏明學道不勸音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

曰是於聖人也胥易音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音狙之便執爨音之

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

敢問明王之治去聲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

天下而似不自己化音萬物而民弗恃有莫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四

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嚮疾者敏於向道疆梁者勇於行道物微者周知物情疏明者疏通明達可比明王

乎此猶及也胥易技係者居肆者功此等更番直事技者工技係者居肆者功此等更

皆勞形怵心不能自適其適者此物之才美皮以文而來人之田獵係也此物之捷而致

人之藉田獵取也藉繩係也此物之勤於學而美累身而不能自適其適者此物之勤於學而

不能自適其適者此物之勤於學而美於明王乎哉然則敢問明王之治夫明王

者有蓋天下之功而似不自已有貨萬物之化而民弗恃有高天下萬世之名而人

莫可舉常使民皞皞自喜而不知誰之所為蓋立乎不可測識之地而遊於無何有

之鄉者也不測無有只是箇無為自然與老子生而弗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意同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天上聲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

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

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

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音

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音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五

久必信夫故人得而相去聲汝嘗試與來以

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上聲矣

吾見恠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

壺子壺子曰鄉音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

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

生遇我也有瘳丑留反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

應帝王七

六

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具已

應帝王七

七

深昧不測之望我審者專一仇定之稱機發

學南海之儵北海之忽詎報渾沌之德日
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便是有傷底樣
子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
央之帝土德也水能流火能燄故名之曰
儵曰忽土沖氣故名之曰渾沌此箇寓言
却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中宮故
返視徑入虛無混合和融打成一片方為
報德奈何欲以色聲香味報之曰鑿一竅
使人視聽食息故七竅開而渾沌死夫
之生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本體之真渾
然如未彫之璞此箇渾沌人有人有之自
形生神發之後知誘物化緣六根而染六
塵因六塵而起六識於是愛憎是非紛然
互作逐妄迷真去道日遠清靜經所謂既
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十

樞妄想憂苦身心流浪生死永失真性聖
賢吃緊為人往往立教以返還歸復為本
老子六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復歸於
樸蓋謂是也而孟子之書亦云大人者不
失其赤子之心三教聖賢同一宗旨莊子
南華三十二篇篇篇皆以自然為宗旨以復
歸於樸為主蓋所以羽翼道德之經旨其
書有玄學亦有禪學有世法亦有出世法
大抵一意貫串所謂天德王道皆從此出
學者苟能虛心讀之久而恍然真不覺其
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於是方壺外史
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齧缺四問 王倪不知 知亦無有
奚以問為 虞不及泰 藏仁要人
于于徐徐 其德乃真 出經式義
是日欺德 正而行之 不立增弋

南華真經副墨

游心於淡 遊心於無 游心於無 游心於無
天比明王 難於無有 聖心如鏡 渾沌以自然
無為自然

合氣於冲 嚮疾疆梁 林心勞形 壺子淵默
以虛而委蛇 以應帝王

順物自然 物散而明 立乎不測 神巫却走
不儻忽窮 迎不將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二 終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二 十一